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影印导读版）



现代英语语法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第一卷：语音与拼写

[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影印导读版）



现代英语语法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第一卷：语音与拼写

[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著

曲长亮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英语语法·第一卷: 语音与拼写=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英文/(丹麦)叶斯柏森(Jespersen,O.)著.影印本.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8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5100-7926-9

I. ①现… II. ①叶… III. ①英语—语法—研究 IV. ①H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12204 号

现代英语语法·第一卷: 语音与拼写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著 者: [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导读作者: 曲长亮

出版统筹: 钱 军

责任编辑: 陈晓辉

封面设计: 蔡 彬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出 版 人: 张跃明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23.25

字 数: 516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7926-9

定 价: 1280.00 元 (全七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 旭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齐振海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 策 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目 录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 旭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齐振海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 策 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目 录

《现代普通语言学》(第一卷:语音与书写) 导论 吕长安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第一章 语音	150
第二章 语音的变化	186
第三章 语音的地理变化	205
第四章 语音的时态	231
第五章 音变规则	248
第六章 语音的音系学分析	284
第七章 17世纪的语音变化	318
第八章 17世纪的语音变化	340
第九章 18世纪的英语语音变化	353
第十章 现代英语语音——辅音	387
第十一章 现代英语语音——元音	414
第十二章 英语	440
索引	458

《现代英语语法·第一卷：语音与拼写》导读

曲长亮

中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对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名字十分熟悉。20世纪40年代，他的语言学理论思想曾深刻影响过吕叔湘、王力等汉语语法界大师。进入80年代，他的部分著作有了汉译本。1987年，何勇、夏宁生等先生翻译了他最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之一《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1924）；1989年，他的英语语法著作《英语语法要略》（*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1933）汉译本出版。而在此之前，许国璋先生在其主编的《英语》第4册（1979）中，曾摘编了《语言：其本质、发展及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22）中的一段作为精读材料。不难看出，叶斯柏森在我国语言学界、英语教学界的影响力皆不容小觑。

而叶斯柏森影响最为深远的巨著，莫过于其7卷本的鸿篇巨制《现代英语语法》（*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1909—1949）。如今，中国的读者终于有机会一览其全貌了。

一、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叶斯柏森可视为一位介于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之间的人物。他对语言进行共时描写，但却不是静态的描写；他强调历时之重要性，但所进行的却又不是19世纪流行的以语音交替现象、发生学谱系等为对象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他的研究虽以历史为原则，却是旨在为共时中的每一现象追本溯源。故而，他的著作不仅可以充当历时研究者的参照，更可成为语言学研究者、

外语教师的案头书。正是这一特征,使其著作至今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之所以要进行历史原则下的语法研究,在叶斯柏森看来,是由语言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他的语言观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任绍曾 2006: 3)。他眼中的语言犹如赫拉克里特眼中的河流,处于永恒运动的状态,既建立在过去之基础上,又为其未来进行筹备。因此,语法不是静止不变的。既然如此,语言学家就不应把目光局限于什么是当前状态下的对与错,而是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竭力理清每一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

《现代英语语法》第一卷是对英语语音和拼写的研究。由于叶斯柏森对英语的描写是历史原则下的描写,语音的发展历程必然是本书中的重要主题。语音层面的历时研究不同于形态、句法、词汇等层面的历时研究。王力先生曾十分形象地指出:“古人已经死了,现代的人不可能听到古人说话。古人的话只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反映出来。”(王力 1979: 1)叶斯柏森给出的英语历史音系的推断依据大致有四种(§1.3):其一,通过拼写形式;其二,通过诗词韵律;其三,通过当时的双关语等文字游戏;其四,通过早期的语音学家、语法学家、拼写改革倡导者所留下的书籍文献。故而,语音与拼写成为本卷中联系极为紧密的两个层面。

除第1章绪论之外,《现代英语语法》第一卷“语音与拼写”由两部分构成。第2章至第5章为第一部分,对15世纪初的早期现代英语进行了音系描述;第6章至第16章为第二部分,着力刻画英语此后的音系变迁。

二、英语文字拼写发展历程概要

1. 英语的文字

《现代英语语法》第一卷的标题为“语音与拼写”。叶斯柏森对英语语音的描写,其起点是现代英语语音与拼写的不一致性。无论是英、美等国的英语母语者还是其他国家的英语学习

者，都会对英语的拼写感到困惑。一音多符、一符多音、不发音字母等现象在现代英语的拼写体系中呈常态化，成为英语教学中的一大难点。

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叶斯柏森对英语语音的描写，即是在追溯语音和拼写的历史演变过程。

英语的发展历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古英语时期、中古英语时期、现代英语时期。古英语曾使用北欧鲁纳文字书写（Freeborn 1998: 21），这种土生土长的北欧文字，较好地反映了古英语、古北欧语等中世纪早期日耳曼语言的发音状况。以英语音位/θ/为例，鲁纳文字中有专门的字母<þ>来对其进行标写。

公元432年，圣帕特里克的到来开启了爱尔兰岛基督教化的大幕，爱尔兰逐渐成为罗马教廷在西欧最为牢靠的堡垒之一。一个多世纪以后，以爱尔兰为中心，基督教传教士不断向不列颠岛（尤其是同操盖尔语的苏格兰人所居住的北部地区）扩展其势力。而此后不久，不列颠岛南部基督教化的历程也已开始。597年，教皇格利高里派出奥古斯丁前往不列颠岛南部今英格兰区域传教，使位于泰晤士河口的肯特王国成为不列颠岛上第一个官方接受基督教的日耳曼王国。基督教文化逐渐成为不列颠岛的主流。在“字母随着宗教走”的中世纪，随之而来的便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字也实现了“基督教化”、“罗马化”，即拉丁字母（亦称罗马字母）取代鲁纳文字，成为此后古英语文献所使用的文字。

拉丁字母反映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语的发音特点，运用于其他语言时必然会存在字符与语音无法一一对应的问题，英语也不例外。例如在英语中，时而出现用多个字母组合起来表示一个音，如用<sh>表示/ʃ/；时而出现用一个字母表示多个音构成的序列，如用<x>表示/ks/或/gz/；还可能出现同一字母在不同情况下兼表示两个不同的音，如<c>在不同条件下分别表示/k/或/s/；甚至有时，这种“条件”的规律性未必很严格，如<g>可

表示/g/, /dʒ/, /ʒ/等音位, 从共时层面描述其中的规律却十分困难。叶斯柏森把拉丁字母与英语语音之间的这种非一一对应现象归结为“罗马字母的不完善性”(§1.1)。

2. 英语语音、词汇、拼写的多元化特征

中世纪早期的英国史, 是一部民族交流融合史。英语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 同时, 这段历史也在深刻影响英语的拼写。凯尔特人已于铁器时代由欧洲大陆迁至不列颠岛定居。5世纪中叶, 朱特、撒克逊、盎格爾等日耳曼部落相继入侵, 并逐渐取代凯尔特人控制了不列颠岛东南部。他们的语言盎格魯-撒克逊语(Anglo-Saxon)即为当今英语的祖先,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古英语”(Old English)。

8世纪起, 来自北海东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断对不列颠岛发动袭击, 被称为“北欧海盗”(Vikings)。截至9世纪, 北欧人已控制了英格兰东北部的广大领土。西撒克逊王国国王阿尔弗雷德击败北欧人的进一步扩张后, 与北欧人划界而治。英格兰东北部北欧人控制的区域, 称为“丹麦法区”(Danelaw)。盎格魯-撒克逊人的语言——古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语言——古北欧语分别属于日耳曼语的西支和北支, 因而存在相当程度上的相似性。这一时期, 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较为显著。

1066年的诺曼征服, 是英语语言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决定了英语未来的发展走向。此事件之后, 说法语的诺曼贵族入主英格兰, 使英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英语由一种较典型的日耳曼语, 逐渐朝向法语靠拢。从词汇来看, 由诺曼法语进入英语的词汇, 其数量“大得惊人”, 在英语史中可谓“空前绝后”(Baugh and Cable 1993: 164), 与本族词汇并驾齐驱。从形态和句法来看, 日耳曼语繁杂的形态变化继续消失, 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句法成分位置的相对固定。

上述历史因素使英语词汇呈现出多元特征, 其语音与拼写必然也是多元的。语音与拼写之间的不对应现象因此日益突显。

此外, 技术因素是造成英语语音与拼写不一致的又一重要

因素。15世纪末，古腾堡活字印刷术传入英格兰，卡克斯顿出版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批批量印刷书籍，为英语书写形式的稳定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在前印刷时代，“用相同方式表示相同的音”只能是一种理想追求目标，誊写者难免在誊写实践中留下个人习惯的痕迹。即便是严格遵从前人的拼写传统，也未必能证明这样的传统完美无瑕，用叶斯柏森的话说，早期誊写者并未受过类似20世纪语音学家那样的严格训练，是“较弱的学者，在以有风险的方式书写自己的语言”（§1.1）。而后世誊写者则难免将这种类似“通假”的书写传统延续下去。

三、叶斯柏森对15世纪初早期现代英语的音系描写

无论是现代语言还是古代语言，对其音系的描述都应包含下列方面：辅音音位、元音音位、重音的分布等。叶斯柏森用4章来描写了15世纪初的早期现代英语的音系：辅音、元音、音长、重音。

第1章 绪论

本章介绍英语语音与拼写的不一致性、研究此问题的目的和方法、前人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贡献、本书的结构和论述顺序等。前文已作阐述。

第2章 辅音

第2章是对早期现代英语辅音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辅音的描写中，叶斯柏森强调了不同辅音音位之间的联系，将具有类似特征的辅音划入一组。此前的19世纪的历时语言学家，往往强调对每一个音的发展历程作描述，如拉斯克（Rask 1843）将古北欧语中所有的字符按字母顺序列出，分别叙述其历史。叶斯柏森所采用的顺序，用半个多世纪以后雅柯布森（Jakobson et al. 1952）的术语来说，就是按照相同的“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来为辅音作分类。

叶斯柏森把早期现代英语^①的25个辅音音位分为9组：

- (1) b, p; (2) d, t; (3) g, k; (4) m, n, ŋ;
(5) w, hw, v, f; (6) ð, þ; (7) z, s, ʒ, ʃ; (8) l, r;
(9) j, c, x, h。^②

与我们所熟悉的当代英语辅音音位相比不难看出这两个音位体系的差别。前三组为塞音，与当今的英语塞音无差别。第4组为鼻音，与当代英语的鼻辅音相比同样无增减。第5组为唇部的擦音或通音（approximant），包括唇-软腭通音/w/和其对应的清音/ɹ̥/，以及唇齿擦音/v/，/f/。其中唇-软腭清擦音/ɹ̥/在当代英语中已极为边缘化，仅在个别方言中仍保留在首音wh-中，如美国部分方言中which, white等词的首音；其余三个音位保存完好。第6至8组均与齿部相关，其中第6组为齿擦音，第7组为齿龈擦音和后齿龈擦音，这6个音位与当代英语相同。第8组为齿龈部的边音/l/与当代英语相同，但早期现代英语的/r/在一定程度上仍为颤音（接近于r在当代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中的发音），即“严式”[r]。当代英语中的齿龈通音r按“严式”原则应写为[r̥]，虽然各种教科书、词典等大都按“宽式”原则将其写为/r/。硬腭与硬腭以后部位发出的擦音均列入第9组，包括硬腭擦音/j/和/ç/，软腭擦音/x/，声门擦音/h/。

1. 塞音的来源

早期现代英语和今天的英语一样，有6个塞音音位，双唇、齿龈、软腭三个部位上各有清浊音位形成对立，即双唇塞音/p, b/、齿龈塞音/t, d/、软腭塞音/k, g/。它们大多是对古英语、中

① 关于中古英语和早期现代英语的分界，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Baugh & Cable (1993) 将其设定为1500年，Freeborn (1998) 将其设定为1450年。而Jespersen (1909) 研究的早期现代英语以1400年为起点，他对1400年的阐释是“乔叟逝世那一年、印刷术引入（英格兰）之前约80年”（§ 1.2）。

② 注意此处有3个音标符号与现行的国际音标符号不同：/hw/是/w/所对应的清辅音，现在通常写为/ɹ̥/。/þ/是齿间清辅音，这个符号来源于古代北欧鲁纳文字，冰岛文至今仍在使用该字母，国际音标中它已被希腊字母θ/取代。本书中的/ç/是硬腭清擦音，现行国际音标将其写为/ç/，而/c/现在则用来表示同一部位的清塞音。

古英语及诺曼法语中相同音位的继承。例如, open < OE. open, bring < OE. bringan, beauty < OF. be(a)lte等。此外还有部分塞音因增音、清浊转化、借用等途径产生。

少量位于中间位置的浊塞音是由于增音(epenthesis)而产生的, 这样的浊塞音常常位于鼻辅音之后, 从当代语音学的观点来看, 就是“鼻音姿态的时间发生变化的产物”, “发鼻音时软腭的下降发生延迟, 造成了完全闭塞的时刻——塞音由此产生”

(Ladefoged 2006: 75)。这类增音其实并非音系学现象, 而是因物理-生理过程而产生的语音学现象。不过, 这种增音在早期现代英语的拼写中已反映出来并往往保留至今。例如, slumber < OE. slumerian, thunder < OE. þunor等。清塞音/t/也存在类似的来源, /t/可成为/sr/组合中的增音, 如tapestry < F. tapisserie。

清塞音和浊塞音之间存在相互转化。英语塞音未形成德语、荷兰语那样的强制性词尾辅音清化规则, 词末位置既存在浊音清化, 也存在清音浊化, 前者如gossip < OE. godsibb, 后者如diamond < OF. diamant。类似的清浊转化也发生在词的其他位置上, 如purse < F. bourse, sugar < ME. sugre < F. sucre。该现象出现的频率不高, 远未系统化。

外来因素也是塞音的来源之一。英语与古北欧语和诺曼法语的接触中, 借用了相当数量的词语, 也引入了这两种语言的某些音系特点和拼写方式。前者如<sk->的引入, 后者如<gu->的引入。古日耳曼语中的/sk/在古英语等西支语言中原本早已腭化为/ʃ/ (古英语中写为<sc>, 如fish, ship等), 但由于源于古北欧语的借词, 大量/sk/重新出现于英语中, 如sky, skirt, whisk等,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k/音在英语中的数量。而源于诺曼法语的以<gu->为首音的借词, 则增加了英语中/g/的数量。<gu->在诺曼法语中的发音是/gw/, 后来/w/在英语中脱落而成为/g/, 如guide < OF. guider, guard < OF. guarder^①。此外, 还有一部分/k/来自源于

① 另有一部分以gu-为开头的诺曼法语词, 脱落的音不是/w/而是/g/, 如war < OF. guerre。

希腊语的学术词汇，如echo < Gr. ἠχός, school < Gr. σχολή等。

2. 鼻音的来源

早期现代英语同样有双唇、齿龈、软腭三个鼻辅音音位，即/m/，/n/，/ŋ/。这三个音位大多由古英语、古法语的/m/，/n/，/ŋ/继承而来。除此之外，这三个鼻辅音还可能是同化、音位合并、增音的产物。

邻接同化和非邻接同化^①早期现代英语的鼻辅音中都有所体现。邻接同化（contact assimilation）所产生的鼻辅音，通常由相同发音部位的塞音造成，例如下列例子中/m/和/n/之间的转化：akimbo < ME. in kenebowe, count < OF. conte < L. comite。至于/ŋ/，它本身就是个邻接同化的产物，如sing的早期读音为[sɪŋ]，[ŋ]因紧随其后的软腭塞音/g/而产生。

除了邻接同化外，相同发音部位的塞音还可带来非邻接同化（distant assimilation），如在pilgrim < L. peregrinus这个例子中，/n/与/p/并非毗邻音段，但却因/p/而发生了/n/ > /m/的变化。类似的例子还有megrim < F. migraine, perform < OF. parfournir等。

相同发音部位的塞音（或塞擦音）不仅可以造成同化，而且可以带来增音，如messenger < F. messenger, nightingale < ME. nihtegale。前一个例子中/n/因/dʒ/而产生，后一个例子中/ŋ/因/g/而产生。

三个鼻辅音中，/n/的来源最为复杂。古英语首音<hn>（即清音/ɸ/）消失并入/n/，如hnutu > nut, hnappian > nap等。大量诺曼法语借词为英语带来了<gn>这个拼写形式，但其读音/ɸ/却并未扎根，而是并入了/n/，如rein, sign, poignant等。还有一部分词连拼写形式<gn>也一起消失了，如line < F. ligne, mountain < OF. montaigne。

① 同化不一定只发生于毗邻音段。非毗邻音段间可以“远程”相互影响。如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语言中常见的“元音和谐”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非邻接同化。

/n/不仅经历了增音和合并,也经历了脱落(deletion)。*/n/*常常在辅音前脱落,而在元音前保留,因而形成了*a : an*、*thy : thine*这样的对立,也造就了诸如*broke : broken*这样的动词屈折交替形式。另一些脱落则与后续音段无明显关系,如*but < OE. b(e)utan*, *before < OE. beforan*。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介词*on*在一系列介补式短语中发生*/n/*音脱落,形成了大量以*a-*开头的新词,如*above < OE. on + bufan*, *alive < OE. on + life*, *asleep < OE. on + slæpe*, *away < OE. on + weg*等。

个别情况下,保留*/n/*的形式和失去*/n/*的形式同时流传下来,形成了*morn : morrow*这样的同源对生词(doublet)。两种形式的共存有时会使*/n/*音的脱落发生“回火”,让原本没有尾音*/n/*的词带上了尾音*/n/*,即发生了非环境性的词末增音(paragoge),如*oft > often*, *hap > happen*, *list > listen*。

3. 擦音的来源

(1) 互补分布与音位分化

从来源来看,早期现代英语中的擦音音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英语中已有的音位,另一种是因交替等现象而产生的新音位。前者以清音为主,后者以浊音为主。许多浊擦音最初是相对应的清擦音位于中间位置时的变体,与词首、词末的清擦音呈互补分布,后来渐趋独立。浊擦音*/v/*, */ð/*, */z/*的形成均始于这类变体。

/f/, */θ/*, */s/*这三个音位在古英语中均包含清浊两组变体。浊辅音变体*[v]*, *[ð]*, *[z]*位于中间位置,尤其是响音之间;清辅音变体*[f]*, *[θ]*, *[s]*位于其他位置,如词首、词末、清辅音丛。前者如*heavy < OE. hefig*, *feather < OE. feðer*, *hazel < OE. hæsel*;后者如*find < OE. findan*, *leaf < OE. lēaf*, *think < OE. þencan*, *bath < OE. bæð*, *see < OE. sēon*, *mouse < OE. mūs*。在部分词类的屈折变化和派生变化中,清浊音的交替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如*leaf : leaves*, *half : halves*。

源于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语言的外来借词不受此规则的限制,使清擦音可能出现于中部位置,如*profit < F. profit*,

basin < OF. bacin; 也使浊擦音能够出现于其他位置, 如vain < F. vain, zeal < L. zēlus < Gr. ζήλος。这类外来因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v/, /ð/, /z/这类浊塞音的音位地位。

(2) 腭化

擦音/f/, /ʒ/和塞擦音/tʃ/, /dʒ/因腭化而形成。

/ʒ/在早期现代英语中不独立存在, 与/d/一同构成塞擦音/dʒ/。/g/位于前元音之前时发生腭化, 成为/dʒ/。这种腭化在本族词和诺曼法语中均可见。这个塞擦音/dʒ/在英语中一直保留至今, 其拼写形式除保持早期现代英语中原有的<g>之外, 还衍生出<dg>, 如edge < OE. ecg, legend < OF. légende。在当代法语中, 这个塞擦音已变为擦音/ʒ/, 在英语中的晚期法语借词中可见, 如prestige (借于17世纪), genre (借于19世纪) 等。/dʒ/的另一个来源, 是拉丁语中的首音/j/, 这个音在法语中变为/dʒ/, 并随诺曼词汇进入英语。

/ʃ/则是/s/的腭化。古英语中已有稳定的字位<sc>表示/ʃ/音, 如sheep < OE. scēp, wash < OE. wæscan。而在诺曼法语中, 腭化后的/ʃ/音通过s前面的字母i系统表示出来, 如cash < OF. caisse, crush < OF. croissier, finish < OF. finisse。这一变化过程使英语中产生了大量以-ish为结尾的动词。

/tʃ/在本族词中是/t/的腭化, 在诺曼词中是c /ts/的腭化 (写成<ch>)。前者如fetch < OE. fetian, orchard < OE. ortgeard; 后者如chief < OF. chef, merchant < OF. marchande, torch < torche。本族词中还可见到塞音/k/腭化成/tʃ/的例子, /k/与/tʃ/呈现出交替, 如cock : chicken, speak : speech, seek : beseech等。

(3) 与字母<h>相关的擦音

古英语的字母h对应早期现代英语中的4个音值: /h-/, Ø^①, /-ç/, /-x/。<h>位于元音之前时表示声门擦音/h/。但是, 一部分/h/在早期现代英语的发音和拼写中已消失, 如OE. hit > it,

① 符号Ø表示“零形式”(即数学意义上的“空集”), 注意不要将它和圆唇前元音ø的符号弄混。